

国家艺术杂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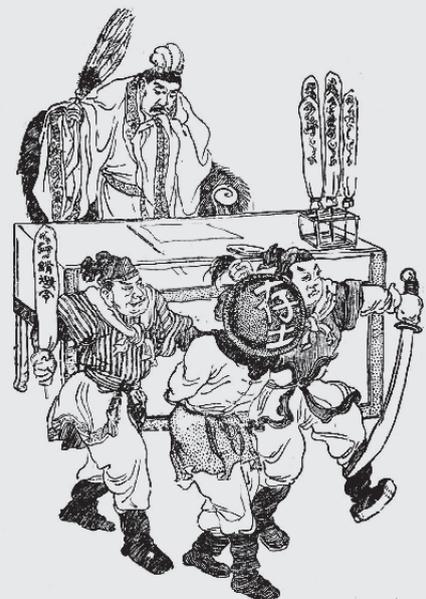
漫画百年，不止百年

——丁悚和他的「漫画时代」

◆丁夏



■ 郭烈士追悼会《国耻画谱》但杜宇



■ 《上海泼克》1918年第1卷第3期沈泊尘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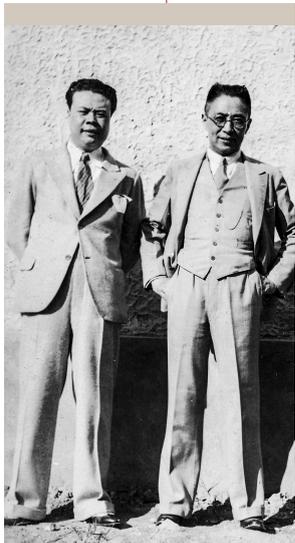
崛起与觉醒

漫画会的崛起，并不是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清末民初，西风东渐的浪潮席卷华夏，外来文化的浸润与传媒印刷业的兴起，为漫画这一艺术形式在上海的扎根提供了肥沃土壤。当时的上海，报刊林立、思潮涌动，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神州日报》《图画日报》《大共和日报》等诸多报刊，纷纷开辟版面刊登漫画，让这种兼具趣味性、思想性的艺术形式走进大众视野。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十余年间，上海更是接连诞生了三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漫画出版物，它们如同三颗星星，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漫画的前行之路，也为漫画会的成立筑牢了根基。

1908年，《时事报》社将前一年刊登于报端的漫画汇编成册，推出《戊申全年画报》第二十册·寓意画》，这是中国第一本漫画专集，由周湘担任编辑，将零散的漫画创作整合为系统的艺术呈现，为漫画的规范化发展迈出了第一步。1918年，沈泊尘主编、其弟沈能毅负责经营的《上海泼克》应运而生，这本受英国《Punch》与日本《东京泼克》启发的杂志，是中国第一本专业漫画杂志，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，不仅刊登漫画，更收录时评与杂文，创刊号发行量便突破一万册，影响力可见一斑，可惜因沈泊尘患病，这本充满活力的杂志仅出版四期便戛然而止。1919年，五四运动的余温未散，但杜宇推出个人漫画专辑《国耻画谱》，以锋利的笔触围绕反帝运动展开创作，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，成为中国第一本个人漫画专辑，用艺术的力量传递着民族觉醒的呐喊。

这三个“第一”，清晰地印证了上世纪初至二十年代中期，中国近现代漫画事业已发展到相当高度。而更为巧合的是，这三部出版物的编撰创作者——周湘、沈泊尘、但杜宇，都是漫画会发起人之一——丁悚的师长与挚友。周湘是丁悚在绘画方面的启蒙老师，1910年丁悚进入周湘创办的中西图画函授学堂学习西洋画。当时漫画作为外来的画种，并没有统一的称谓，有称插画的，有称讽刺画的，还有称滑稽画或寓意画的。在给丁悚的函授教材中，周湘给这个画种的定义是：“……虽属游戏性质，若利用之，足以改良风俗，矫正人心，鼓吹舆论，监察行政，而且具有绝对效力。”虽然丁悚的创作在1909年便已开启，彼时他就开始在《图画日报》发表首幅漫画作品，然而周湘对漫画社会价值的精准诠释，让丁悚深刻认识到，漫画从来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，而是可以针砭时弊、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，从而成了他一生创作的准则。此后数十年间，丁悚持续在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《神州画报》等诸多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漫画作品，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述：“想我过去从事漫画工作，前后五十年左右，分散发表在各种刊物，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有三四千页。”（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七日致姚克素）这份沉甸甸的创作履历，见证了周湘的艺术思想对丁悚的深远影响，以及丁悚对漫画艺术的赤诚坚守。

与丁悚同期活跃在漫画界的，还有钱病鹤、张聿光、马星驰、沈泊尘等年长于他的画家，他们共同在报刊上笔耕不辍，用漫画针砭时弊、记录时代。然而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，这批先驱者或因病缠身，或因职业变迁，纷纷放下了手中的画笔。彼时的中国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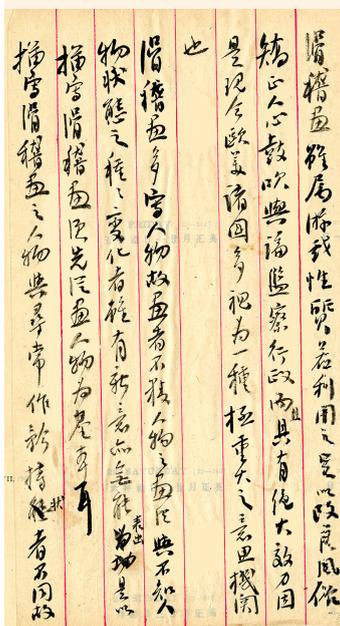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但杜宇(左)丁悚(右)



■ 周湘

1926年12月8日，中国第一个漫画家组织诞生。直至今日，这段历程恰好走过百年。漫画会的成立，绝非中国漫画发展的偶然节点，而是漫长积淀后的必然绽放，它不仅是中国漫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，撑起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漫画艺术的蓬勃生机，更为1949年后漫画事业的前行埋下了深远的伏笔，而这段百年荣光的背后，是更久远的探索与传承，是一场跨越世纪的艺术坚守。



■ 中西图画函授学堂讲义，周湘手迹

会正处于动荡变革中，新旧思潮交织碰撞，新闻媒体对能够反映社会现状、针砭社会弊病的漫画有着迫切需求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丁悚和张光宇、张正宇兄弟、叶浅予、黄文农、鲁少飞、王敦庆、季小波及胡旭光等一批年轻漫画家，携手创办了漫画会，让散落的漫画力量凝聚成一股合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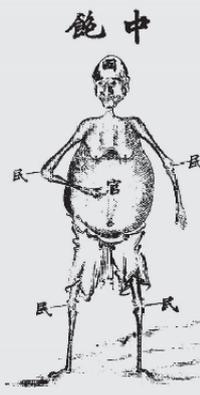
坚守与探索

如果把漫画会的成立前后视为中国漫画发展的两个阶段，那么可以说丁悚是这两个阶段承前启后的核心人物。他上承周湘、沈泊尘等先驱的艺术火种，将清末民初漫画的创作精神与技法传承下来，数十年的创作实践让他深谙漫画的艺术内核与时代价值；下启漫画会的新生力量，以自身的影响力为年轻漫画家搭建起交流创作的平台，让漫画艺术得以薪火相传、蓬勃发展。漫画会成立后，成员们定期聚会、切磋技艺，后来创办的《上海漫画》杂志更是成为当时漫画界的标杆，叶浅予的长篇漫画《王先生》在此连载，影响了一代读者，而漫画会的会徽“漫龙”，融汇古代砖刻瓦当与肖形印艺术，寓意着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即中国漫画的觉醒与崛起。

百年光阴流转，漫画会早已超越了一个组织的意义，它成为中国漫画精神的载体，见证着艺术与时代的同频共振。从清末民初的零星探索，到漫画会的抱团前行，再到如今漫画艺术的多元发展，中国漫画的历程早已超越了百年之久。丁悚等先驱者用画笔记录时代、传递力量，他们的坚守与探索，为后世漫画创作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。1957年，丁悚在看了全国漫画展览后，在《新民晚



■ 贪食小犬死不足惜《国耻画谱》但杜宇



■ 中饱《戊申全年画报》1909年第20期



■ 路事问题《戊申全年画报》1909年第20期

报》的“夜光杯”版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全国漫画展观后感》的文章：

参观了全国漫画展览会，三百余件作品，由全国漫画家，用锋利无比的画笔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际的矛盾，并对国内的官僚主义、主观主义、教条主义者也给予无情的讽刺。我深为现代漫画工作者庆幸，不但各能畅所欲言，党与政府还鼓励他们要更多、更大胆地创作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。由是想起我们当年创作漫画，经常遭到种种压力和打击。姑举数例，以概其余。

最初在晚清末季的漫画，那时名讽刺画，多数以前清皇朝和腐朽官僚为讽刺对象。因为报刊大多是在半殖民地的租界出版的，却没有受到什么意外。后来在第一次欧战时期，申报登了一幅沈泊尘（当时一位杰出的漫画家）的漫画，触怒了英美殖民主义者，几乎掀起轩然大波。申报受了这一次的教训，吓得不敢登载漫画，达十余年之久。

在西安事件发生的那年，我在“新闻报”上发表了一张漫画，南京反动政权的中宣部，认为是讽刺了国民党，特电上海，要作者和该报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刻进京问话，我们不得已，带了原画稿，连夜兼程去南京报到。

还有一次，吴天翁（现在上海市国画艺术合作社工作）画了幅漫画，登在一张小型报的“大报”上。无意地触犯了一个流氓头子，也引起了很大的纠纷。结果几经所谓“大亨”者，奔走调停，始告平息。

类此事例很多，实不胜枚举。过去和现在，恰形成强烈的对比。（《新民晚报》1957年5月12日，署名：丁悚）